

57X
26
47

群書治要
終年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

高原秘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袁子正書 抱朴子

袁子正書 袁淮

禮政

治國之大體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
法令四曰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
所謂仁者愛人者也愛人父母之行也為民

父母故能興天下之利也所謂義者能辯物
理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
害者則賢人之業也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
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
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
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
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後
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

會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
仁義爲之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是故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則民有耻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則民苟免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而後法先
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
近理易知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
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
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

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爲禮以達人之性理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爲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不爲可用者是不知情爲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姦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

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後嗣者也是故以國治而萬世安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爲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之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

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魏興
以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始
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
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
號而力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
儀隣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
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察之王侯皆
思爲布衣不能得旣違宗國蕃屏之義又虧

親戚骨肉之恩昔武王旣克殷下車而封子
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至平王赧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波諸
侯之治則輔車相持翼戴天子以禮征伐雖
有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恣睢其國
惡能爲天下害乎周以千兵之賦封諸侯今
也曾無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泰而今日之
儉少也豈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勢然哉

未之思耳夫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衰
能審終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
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
會同之義以合親戚之恩講禮以明其職業
黜陟以討其不然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
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矣

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

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
有貴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
漢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
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尚書又外之而置
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
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
之尊貴者以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
職而空貴者也世衰禮廢五等散亡故有賜

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安寧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也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離古意制外內不壹小大錯貿轉相重累是以人執異端窺欲無極此治道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職使各以其屬達之於王

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百官奏則下情不塞先王之道也

政略

天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蟬賊也明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衆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則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茲軌息矣祿足以代耕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則

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
養生有制送終有度嫁娶賞享皆有分節衣
服食味皆有品裘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
則國無違法之民財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
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
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求貴不可以偽得
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責
義而不責功行莫大於孝敬義莫大於忠信

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此教之大略也
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事不錯民貴行則
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此富民致治之道
也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服
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
則教誠教誠則感神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
遠尚義則同利者相覆尚法則貴公者相刻
相刻則無親相覆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

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僞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爲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今有人於此力舉重鼎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震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觀之此亡國之兵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

無策而徑往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輕天下之物偏遇可以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凡用兵正體不備不可以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善柔者待之

以重善任勢者禦之以堅用兵能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進不可說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地而守固疑間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備物者無偏刑無偏刑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故禮正而後法明文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爲政則亡國之兵也用人有四一曰以功業期之二曰與

天下同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才而處任以功業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人勝己則下無隱情因才擇任則衆物備舉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衆善不以一過奄衆美不遺小類不弃小力故能有爲也夫治天下有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政天下之邪屏讒匿之萌兵者領危之

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衆亂興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機也是故貴公

王子 主失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甚善之爲袁子稱之曰夫人之所以貴於大人者非爲其官

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姦臣之事君固欲苟悅其心夫物未嘗無似象似象之言漫潤之諛非明者不能察也姦臣因以似象之言而爲之容說人主不能別也是而悅之或

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以爲得道此有國
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之有父忠正之
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人主固弗
快之矣今姦臣之言已揜於人主不自以爲
非忠臣以逆迕之言說之人主方以爲誣妄
何其言之見聽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見奴
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姦臣饗榮利而言
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榮樂

而見聽哉故有被髮而爲狂有竄伏於堀穴
此古今之常也凡姦臣者好爲難成之事以
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之上人
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
罰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姦
臣知所以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
所以復之塗也故人主賞罰一不當則邪人
爲巧滋生其爲姦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

敢言爲將復用也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
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違其疏而從其
親見其小而闇其大今賢者固遠主矣而執
遠而難明之物姦人固近主矣而執近而易
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主蔽
於上姦成於下國亡而家破五子胥爲吳破
楚令闔閭霸及夫差立鷓夷而浮之江樂毅
爲燕王破強齊報大耻及惠王立而驅逐之

夫二子之於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
以知之矣然猶不免於危死者人主不能常
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况於草茅孤遠之
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姦邪之門經傾險之塗
欲其身達不足難哉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
無子皮之舉有解孤之德而無祁奚之道亦
何由得遠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真而無宣
子之聽有子皮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

之權則雖荆山之璞猶且見瓦耳故有管仲
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達有陳平
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桓公高
祖不可遇雖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厚德

恃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
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
聖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耻而無過行也不

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
於市不能制也明者知不制之在於本故退
而修德爲男女之禮妃匹之合則不淫矣爲
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則不盜矣以賢制爵有
民德厚矣故聖人貴恒恒者德之固也聖人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恒而可以成
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用賢

治國有四一曰尚德二曰考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舊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求下之無姦不可得也爲官長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賢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歸之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曰以大體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

曰至公無私五曰與天下同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無私則臣盡情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夫唯信而後可以使人昔者齊威王使韋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爲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強於終始也唯君子爲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之匹

夫也無有咫尺之土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
智力舉大體而不奇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
項籍楚之世將有重於民橫行天下然而卒
死專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意思多疑
不信大臣故也寬則得衆用賢則多功信則
人歸之

悅近

孔子曰爲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苛政甚於猛

虎詩人疾培克在位是以聖人體德居簡而
以虛受人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
則愛物世俗以公刻爲能以苛察爲明以忌
諱爲深三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禁
令欲其約事業欲其希簡則易明約則易從
希則有功此聖賢之務也漢高祖山東之匹
夫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
輻湊而樂爲之用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禦

唯其以簡節寬大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寬則得衆虛則受物信則不疑不忌諱則下情達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舉必當也唯以其心曠故人不疑况乎以至公處物而以聰明治人乎堯先親九族文王刑于寡妻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而結由易簡而上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之由一旅之衆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以

防禦之備甚於仇讎內無公族之輔外無藩屏之援是以兄弟無睦親之教百姓無光明之德弊薄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者不親遠者不附人主孤立於上而本根無庇蔭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聖人者以仁義爲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風雨不愆伏也

貴公

治國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

而已矣唯公心而後可以有國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爲國之本也者爲國之本也公也者爲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也欲爲國者一不欲爲國者萬凡有國而以私臨之則國分爲萬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觀事故而立制瞻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輕重輕重即頗邪法不可以私倚私倚即蕪起古之人

有當市繁之時而竊人金者人問其故曰吾徒見金不見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醜而以勝曾上之美故心倚於私者即所知少也亂於色者即目不別精麁沈於聲者則耳不別清濁偏於受者即心不別是非是以聖人節欲去私故能與物無尤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

公公道行即邪利無所隱矣向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即百姓之所道者萬一向公則明不勞而蕪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禁故公之爲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

治亂

治國之要有三一曰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國之急務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唯堯舜亦然

民困衣食死亡將而望其奉法從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爲君子之行也伯夷餓死於首陽之山傷性也管仲分財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讓而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君子傷道則教虧小人傷行則蕪起夫民

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
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無強兵求而皆失故
無興國明主知爲國之不可以不富也故卒
民於農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足用二曰時
以生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常民之業五曰
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
八曰塞朋黨之門夫儉則能廣時則農修貴
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

不散貨布則并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
淫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
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凡上之所
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之
謂利有罪者能罰之之謂權今爲國不明其
威禁使刑賞利祿壹出於己則國貧而家富
離上而趣下矣夫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
不可以不明其威刑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

所以治亂也至貴者人奪之至富者人取之
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爲尊不敢恃其
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
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
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
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
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僞故
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國

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
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其辭左右無所開其
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愚故百姓
蹈法而無徼幸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
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夫禮者所
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於君
子功在於小人故爲國而不以禮則君子不
讓制民而不以法則小人不懼君子不讓則

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以聖人之法
使貴賤不同禮賢愚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
者罰爵位以其才行不計本末刑賞以其功
過不計輕重言必出於公實行必落於法理
是以百姓樂義不敢爲非也太上使民知道
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爲非使民知
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爲非
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

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
欲強在人主所志之也

損益

夫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踰侈貧
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
被文繡佩銀黃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
頤指而使是故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上
接卿相下雄齊民珍寶旁流而刑放於賄下

而法侵能無虧乎

世治

天地之道貴大聖人之道貴寬無分寸之曲
至直也以是繩之則工不足於財矣無纖分
之短至善也以是規之則人主不足於人矣
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甯戚也
知之矣夫有近會者無遠期今之爲法曰選
舉之官不得見人曰以絕蔽私也夫處深宮

之中而選天下之人以爲明奚從而知之夫
交接人之道不可絕也故聖人求所以治交
而不求絕交人莫問不交以人禁人足以私
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不禁交
遊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祿具賞罰以
待其歸雖使之遊誰敢離道哉

刑法

禮法明則民無私愚事業專則民無邪僞百

官具則民不要功故有國者爲法欲甚正也
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以
次爲爵祿以次進士君子以精德顯夫德有
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仁靜事有次則民安農
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
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浸
官無所由離業無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
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

之任也此入於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
至明而好爲異事者亂之端也是以聖人甚
惡竒功天下有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無可
赦之心而無可赦之罪明主之不赦罪非樂
赦而惡生也以爲樂生之實在於此物也夫
思可赦之法則法出入法出入則姦邪得容
其議姦邪得容其議則法日亂犯罪者多而
私議並興則雖欲無赦不可已夫數賞則賢

能不勸數赦則罪人徼幸明主知之故不爲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也得之於一而傷之於萬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爲也故所受慮壹斷之於法務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國之治亂在於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

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以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於心慮先定而後書之於榮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陰陽之動如四時之行如風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曠弩於百萬

之衆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爲唯無向則己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刑持滿不發以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人主

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於不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不除者不免於罰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爲當矣人主之所罪非以爲不可罰也必以爲信矣智者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潤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戮能養姦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賢

雖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而明聶曠之耳不能兩聽而聰仲尼之智不能兩慮而察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猶不能參聽而俱存之而况於凡人乎故以目雖至明有所不知以因雖凡人無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善因者借外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夫兩見假人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

之智以慮奚適夫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羣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明賞罰

夫干祿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當世而不能日月不違仁當其用智以禦世賢者有不如也聖人明於此道故張仁義以開天下之門

抑情僞以塞天下之戶相賞罰以隨之賞足
榮而罰可畏智者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
之心生而不軌之姦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
從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開塞之路使百
姓曉然知軌䟽之所由是以賢者不憂知者
不懼于祿者不邪是故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畏罪者強仁天下盡爲仁明法之謂死者人
之所甚惡也殺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

於利欲有犯死罪而爲之先王制肉刑斷人
之體徹膳去樂咨嗟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
不斷則不威避親貴則法日弊如是則姦不
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傷天下生
也聖人計之於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殺
者乃愛人之心也涕泣而行之故天下明其
仁也雖貴重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
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聖王之所以禁姦也

先王制爲八議赦宥之差斷之以三槐九棘
之聽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全正義也而後
斷之仁心如此之厚故至刑可爲也

抱朴子

葛洪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
可不慎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
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感目者必逸

容鮮藻也感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感鼻者必
芷蕙芬馥也感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感心者
必勢利功名也五者卑感則感承之禍爲患
者耳不亦信哉是以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
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
永年免豐累也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
無豪鋒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
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夷之虧不及禍世之

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口心
之近欲輕名災之根原似熱腸之恣冷雖適
己而身危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
酣是酒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
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分壽之觴誦溫
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流離海螺之器
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出拔轄投
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僂僂舍是

座遷載蹕載呶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噎
噎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机筵或顛屨梁
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煥
者效慶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撫掌以
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
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闐茸之性露而傲恨之
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磔
谷而不憚以九折之坂爲蟻封也或登危蹋

頽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為牛迹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酌管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刻鋒乎六畜熾火烈於室廬遷威怒於路人如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老宿之座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奪

而罔顧乎先厚搆灑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眾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勸集莫之或割舉白盈耳不論能否料歷雷於小餘以替遲為

輕已傾匡注於所敬慙懃變而成薄勸之不
持督之不盡惡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
府藏使人忽悅或愚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
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
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
風憎醉如憎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
止矣夫風之爲病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
呼噏及某悶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

蒼海如盤孟仰譁天墮俯呼地陷以待虎狼
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
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旣䟽
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
戴搏銜杯彘升荒壤以三雅之爵趙武之失
衆子反之誅戮灌夫之滅族季布之䟽斥子
建之免退徐邈之禁皆是物也世人之好之
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

良減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斯類敬讓莫崇傲慢成俗疇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擣蒲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離綺襦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言講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介者爲騃野

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颼風嘲戲之言或上及祖孝或下逮婦女徃者務其深焉報者恐不重焉唱之者不慮見荅之後患和之者耻於言輕之不塞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得嘿哉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猶善於依因機會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若不䟽拙者之

爲之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蚩其
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
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
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懷厚
構隙致禍以否累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
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之泯族匪降自
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
豈欺我哉激電不能追既往之失舜班輪不

能磨斯言之既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情談猶
可息謔調以杜禍萌也然而迷謬者無自見
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恢美而無直亮之
鍼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勸笑
以贊善而從之徒拊節以稱公益使惑者不
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辨而不寤
斯乃招患之旌名害之符也豈徒成其方策
之令問虧其設世之德而已哉然敢爲此者

非必篤顧也卒多冠蓋之後勢授之門素頗
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
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叨榮位或以
婚姻而成貴戚故弁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
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情論所不
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
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其
下者作威作福以輕仰之故勝己者則不得

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不敢言言亦不能
禁也

刺驕

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
者多矣附之者衆則安之微也去之者多則
危之詎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
亦蔽哉自尊重之道乃在乎己貴下賤卑以
自奴也非此之謂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

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不修善事卽爲惡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卽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逆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污也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在我也不能令人不償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

能干樂天之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傲體之所弃者之所爲哉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久其所損壞一時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糾頭袒體踞見賓客毀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或叨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美

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
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
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
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
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
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欲而妨其赫奕矣整身
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
而頗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

博喻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極矣而
役不休欲怨歎之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
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割耳以
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
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剽高馬以適卑車
削跗踝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剖尺璧

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隣猶飯禾以計蝗虫伐木以殺蝮蝎減食以中蚤蠱撤舍以逐雀鼠也

廣譬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闇於地根芥蹙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責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乎冗散此蓋棄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終



尚書

文庫

